

“一切为了现代化” 是唯生产力论的口号

北京大学无线电系教员 游大江

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究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四个现代化为纲？这是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严重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对这个问题必须辩论清楚。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提出的“一切为了现代化”这个口号，对我们并不生疏。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修正主义分子就提出过类似的口号。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曾公然攻击列宁“从政治上”看问题和处理问题是错误的，叫嚷还需要“从经济上”看问题。列宁严厉地驳斥了这一套折中主义、修正主义的货色。列宁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现代修正主义者兜售过同样的货色。赫鲁晓夫在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之后，大叫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重于政治”，他们大搞“福利的共产主义”，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斗争。结果现代化

“化”到了红旗落地，使列宁的故乡蜕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

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叫嚷什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他们抛出的这一条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路线，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否定和严厉批判，使他们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但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现在，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又在向我们兜售这些破烂货，按照他们的逻辑，只要把科技搞上去，实现现代化，搬用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方法也可以，搞“克己复礼”、投降主义也行。什么社会主义方向，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反修防修，什么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可以统统不要。照他们这样搞下去，不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现代化或者搞不成，或者在一个时期搞上去了，但最终还要垮下来，或者搞成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现代化，这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悲剧，就会在中国重演。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的复辟路线。列宁痛斥布哈林时说得好：“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

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和苏联变修后国民经济一团糟的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列宁这个论断的正确。这是对右倾翻案风的最有力的批判。

“一切为了现代化”是唯生产力论的口号，它完全背离了党的九大和十大路线，背离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他们篡改了马克思主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伟大领袖毛主席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指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深刻地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唯生产力论，戳穿了“一切为了现代化”这一反动政治纲领的修正主义本质。鼓吹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人根本否定了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伟大动力，根本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他们走的是一条早已破产了的“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的老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业救不了国，科学救不了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我们就是要以阶级斗争

为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是要现代化的，但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也不是社会帝国主义的现代化，而是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更加巩固，为了更有力地支援世界革命。

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看来，关键的关键是“文化”。他们诬蔑我们“不要文化”，实际上他们是在“要文化”的幌子下贩卖“智育第一”、“业务挂帅”，贩卖唯生产力论，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妄想把我们国家“化”到修正主义的斜路上去。

在他们眼里，这个所谓的现代化，就象“蓬间雀”追求的那个“仙山琼阁”。我们说，“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那能没有阶级斗争？请问，我们的卫星上天，我们的氢弹激起了蘑菇云，这难道不是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路，和苏修叛徒集团斗出来的吗？难道不是同“三家条约”斗出来的吗？请问，我们的现代化造船工业，难道不也是同刘少奇之流鼓吹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一斗再斗斗出来的吗？斗争如此激烈、尖锐，哪里有什么“仙山琼阁”？

一年来，我们无线电系电子物理专业的研制高频示波管小分队，在建立示波管生产线工作中，就曾经历过一场这样严重的斗争。当时我们系无线电工厂研制一种示波器，它要

用的示波管是向资本主义国家订购的，但资本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卡我们，不按预定计划交货。当时我们这个仅有四名教员、七名工人、七名学员的小分队，就面临着自力更生还是依靠洋人的问题。这时候，上什么样的示波管，就决不是单纯的“文化”多少所能回答的问题。工人们愤怒地说：“我们再也不能受这份洋罪了！”工人的话极大地激励着我们。我们胸怀凌云志，决心攀登最高峰，生产具有先进结构的高频示波管。当时有人说我们“不要太狂妄了”。有人劝我们“不要太冒险了”。是闯我们自己的路，还是乌龟式的爬行？小分队的同志们狠批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一致表示，我们一定要搞出高频示波管，为我们现代化电子工业填补一项空白。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破除了等、靠、要的懦夫懒汉世界观，发扬了干、闯、造的大庆人的革命精神，经过同志们几个月的昼夜奋战，在我系工厂和校外有关工厂工人们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下，终于初步研制出测试用宽带高频示波管，初步测试频率超过目前国产示波管最高指标。实践证明，文化再多，没有政治这个灵魂，没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只能永远是个爬行主义者。搞社会主义现代化，首要的问题，是靠路线正确，方向端正，靠以阶级斗争为纲。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既打着红旗反红旗，又搞折中主义，把政治和经济平列起来，提出什么“多纲论”。他们玩

弄左一个纲右一个纲，就是不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他们颠倒纲和目的关系，用唯生产力论的破烂货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全盘否定党的基本路线。我们一定要彻底揭穿他们的鬼话，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依靠什么人？在他们的眼里，只有几个“专家”，根本没有工农兵群众。我们奉劝资产阶级老爷们用不着拉“现代化”的大旗作虎皮，吓唬工农兵群众，还是睁开眼睛看一看现实吧！请问，现代化的南京大桥，难道不是工人阶级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深水死亡线闯出来的吗？现代化的石油化工总厂，难道不是工人阶级建造并加以管理的吗？我国石油工业的现代化，难道不是大庆工人革命加拚命，大干社会主义，干出来的吗？在我们“到处莺歌燕舞”、“旧貌变新颜”的伟大祖国，哪一个现代化的工程，哪一项现代化的成果，没有包含着工人、贫下中农的血汗！在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上，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完全背叛了毛主席关于“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教导。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打出“以四个现代化为纲”的旗号，推行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决不是偶然的。翻开他们的老底，这些人原来就是走资派、投降派。文化大革命冲击了他们，但是他们不肯改悔，“走资派还在‘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

的斗争，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如果他们死抱住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不放，想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继续较量，结果只能落得个同刘少奇、林彪之流同样可耻的下场。

(原载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一日《光明日报》)

只讲现代化不讲革命化 就是修正主义化

沈阳市第一机床厂工人理论小组

毛主席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这个基本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指明了在整个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路线。最近，毛主席又指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搞清楚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批判正在走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这个全面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纲领，回击右倾翻案风，是个强大的思想武器。

前一个时期，党内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极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反对以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工作，反对“**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讲无产

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以后，到处大讲“搞上去”、“现代化”，大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说什么现在要把发展生产“提到头等地位”，不能再糊涂了。好一个“头等地位”，真是一语道破。原来，他们讲这也是纲那也是纲，不过是要以“发展生产”为纲。这不是贩卖修正主义的货色又是什么？这不是鼓吹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又是什么？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那个机会主义的哥达纲领时，曾经尖锐地指出，这个从共产国际章程中抄来的某些词句，经过一番“修订”而实际上充满着拉萨尔机会主义思想的纲领，故意避开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避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变革，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现在，我们党内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故意混淆纲目的关系，硬是要把“生产搞上去”当做纲，把学习文化、钻研技术、发展生产当成了主要矛盾，摆到了头等地位。而极力抹杀阶级斗争，一提革命就害怕，说什么搞教育革命“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一提学习理论、评论《水浒》就摇头，说什么抓政治“不解决实际问题”。剖开“三项指示为纲”的实际内容，这真是一个比哥达纲领还不如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在他们看来，唯有搞生产、搞四个现代化高于一切。他们这一套，同伯恩斯坦那个“运动就是一切”而“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同托洛茨基、布哈林鼓吹的“从经济上”看问题，同赫鲁晓夫、勃

列日涅夫叫嚷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重于政治”，同刘少奇宣扬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真是异曲同工，如出一辙。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处理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关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斗争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技术、政治与业务这些对立统一的关系中，政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经济、技术和业务工作的发展方向，起着统帅的作用，因而“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任何颠倒纲目，或者以折中主义手法把政治与经济平列起来，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是妄图否定政治对经济的统帅作用，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反动的唯生产力论，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张口闭口离不开“现代化”，“搞上去”，好象只有他们才关心生产，关心四个现代化似的。其实，他们从来也不是真的关心搞好社会主义生产，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是拉大旗作虎皮，包藏着极为险恶的用心。他们搞现代化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生产和科学技术，都是由一定阶级掌握并且为一定阶级服务的，绝没有脱离政治，超越阶级需要的纯生产和纯科学技术。就社会主义社会来说，不论在生产领域还是在科学技术领域，都存在着激烈的两个阶级、两

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如果不抓阶级斗争，不用无产阶级政治来统帅生产和科学技术工作，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因素就会泛滥。生产也好，科学技术也好，都不可能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前进。其结果，是生产上不去，现代化也搞不成，就是暂时搞上去了，最终还要垮下来；或者搞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现代化。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就是一个证明。我们工厂在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工厂的某些领导人，不是靠政治挂帅，而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结果，使企业在一段时期里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正确方针，不仅革命轰轰烈烈，生产也搞得热气腾腾，许多文化大革命前不敢想不敢做的事做成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首先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才能搞好生产现代化。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好象是只关心生产，不关心政治似的。其实他们关心的是用资产阶级政治来反对无产阶级政治；他们不是不要阶级斗争，而要的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你看，他们不是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要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所推行的那套“教授治校”、“专家治厂”、生产第一、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黑货又拣了回来，通过各种渠道拚命地往下灌吗？什么“白专有一点怕什么”，什么“演戏以导演为中心，研究所还是以研究员为中心”，什么“不要怕说管、卡、压”，要敢抓管理、抓利润，等等，并且公然声称就是要“复

辟”。这就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所刮的“业务台风”、“经济台风”，就是一股复辟风、倒退风。此时此地，我们重温一下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的教导，会感到是何等的深刻啊！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抓生产，要不要搞现代化，而在于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这是我们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分歧所在。我们务必不要被他们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一定要识破他们的险恶用心，抓住他们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实质，进行深入的批判！

（原载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辽宁日报》）

“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者 搞复辟倒退的破烂武器

葛报先 陈相如 蒋玉瑚

“唯生产力论”历来是修正主义者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反动理论，也是当前右倾翻案风鼓吹者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的一个破烂武器。

大半个世纪以来，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考茨基，以及托洛茨基、布哈林到苏修叛徒集团；从陈独秀到刘少奇、林彪等修正主义者，都用这个反动谬论冒充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他们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鼓吹只要生产力高度发展，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他们又鼓吹经济重于政治，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现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等等。他们这些反动论调的实质，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近，党内少数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又采用折中主义的手法，大肆兜售“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教育界、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正是用这种反动谬论作为理论依据的。他们叫嚷什么文化大革命以后“教育质量低”，“科研落后了”，“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到处煽动人们刮“经济台风”、“业务台风”，“八级不够，就刮它十二级”，真是猖狂到了极点。他们的险恶用心就是借“发展生产”为幌子，一笔勾销阶级斗争这个纲，从根本上抹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必要性，以达到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列宁在尖锐批判“唯生产力论”者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六八九页）“唯生产力论”的鼓吹者装出好象是恪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的原理，其实这是一个大骗局。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总是和一定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着的，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又和上层建筑相联系着。在生产力 and 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中，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当着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

革，就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唯生产力论”者孤立地谈论生产力的发展，完全割裂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否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不承认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所起的决定作用。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反动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耻歪曲。

毛主席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又一再提醒我们：必须重视这些矛盾，继续解决这些矛盾，“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毛主席的这些教导，为我们指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任务，也是对“唯生产力论”反动实质的深刻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我们必须看到，社会主义社会比起旧社会来，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但它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及其影响，存在着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已经建立，但还不够完善和巩固，无论在所有制形式、人们的相互关系、分配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就是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也并不是完美无缺，自然而然地就是社会主义的了。例如，领导

班子实行的什么路线，是“专家治厂”还是实行党的领导；是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还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对工人群众是管、卡、压，还是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这些问题能否得到正确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企业能否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决定着企业的阶级性质。弄得不好，社会主义的企业随时都有可能蜕变为资本主义企业。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有些方面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被打倒的老资产阶级分子和在社会主义时期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都企图扩大和强化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因素，进而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因此，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即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的斗争过程。无产阶级作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要求清除这些传统或痕迹，要求及时地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不完善的部分，以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竭力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逐步完善；力图利用这些资本主义的传统和痕迹，使社会主义社会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放松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放松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继续革命，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出现反革命复辟。刘少奇、林彪一类把自己打扮成关心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样子，

其实他们关心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是假，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是真。他们在所谓阶级敌人已经“一网打尽了”，我国已经“毫无修正主义”了，“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等口号的掩盖下，进行的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罪恶活动，业已无情地戳穿了“发展生产”的谎言。前一时期刮起的那股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的右倾翻案风，也充分说明了这个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只不过是右倾翻案风鼓吹者施放的一种烟幕。他们到处叫嚷什么“教育质量低”、“科研落后了”、“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要大刮“经济台风”、“业务台风”，实际上是妄图用“唯生产力论”这根大棒，把无产阶级政治，把阶级斗争这个纲统统否定掉，以达到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我们革命战士是决不答应的。

怎样促进社会主义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靠谁去发展？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从来就有根本的区别和不可调和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人是社会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只有靠无产阶级政治挂帅，靠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才能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得到迅速的发展。英雄的大庆人，努力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大搞群众运动，与帝修反争时间，高速优质地发展了我国石油工业；大寨人狠抓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

会主义，把穷山恶水的旧大寨变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解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生产力所以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正是因为我们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依靠广大群众的结果。而“唯生产力论”把生产力仅仅归结为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把生产力中劳动生产者这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排除在外，这是极其荒谬的。没有人的发明创造，技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机器没有人操作，不过是一堆铁。我们如果不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注意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武装人们的头脑，则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能得到发挥。如果用物质刺激等歪门邪道把技术、把生产搞上去，就必然会腐蚀人们的思想，使资本主义自由泛滥。丢掉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发展起再多的社会财富，那也只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而不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只能为资本主义准备物质基础。这样的科学技术，这种社会财富，有什么用处呢？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把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万万不可忘记！

我们批判“唯生产力论”，并不是说可以不重视生产，不要发展生产了。相反，我们是要使我国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多快好省地向前发展。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社会主

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实践也反复证明：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总是带来新的生产高潮。一九五六年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带来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的较大幅度的发展；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出现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局面；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毛主席最近指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深刻地揭示了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发展国民经济以及各项工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对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都是个有力的批判。我们要牢记这一伟大教导，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坚决回击少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彻底批判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及其理论基础，“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

（原载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解放军报》）

以阶级斗争为纲 狠批唯生产力论

河北省盐山县兴隆淀大队党支部

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布哈林鼓吹“唯生产力论”的时候，曾经深刻地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列宁这一精辟的论述，揭示了必须坚持政治统帅经济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是，林彪一伙公然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时而兜售“唯生产力论”的黑货，时而叫喊“政治可以冲击其它”。前一个时期，教育界和科技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也大搞折中主义，把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并列起来，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黑货。我们必须给予坚决回击。

什么是政治，列宁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在阶级社会中，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推动着历史的前进，推动着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不断变革，推动着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因此，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政治总是第一位的，起统帅作用的。“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我国解放二十多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抓紧了阶级斗争这个纲，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高，生产发展就快。反之，就生产抓生产，不但生产抓不好，还会走偏方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大队党支部有的同志错误地认为，地主没地了，富农不富了，主要任务就是搞生产了。因而，不抓阶级斗争，不管社会主义方向，搞了名目繁多的奖罚制度等等。结果，越搞人心越散，越搞方向越偏。在坏分子的煽动下，资本主义泛滥，生产下降，年年吃国家的统销粮。贫下中农气愤地说：“生产挂帅，越挂越坏。”怎样发展生产，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后来，我们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群众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物质刺激”等修正主义黑货，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到一九六八年初步改变了面貌，粮食亩产上了《纲要》。一九七五年，亩产达到七百四十斤，皮棉亩产九十五斤，集体树木发展到十八万棵，集体养猪三百四十头，平均每户二头。集体积累不断扩大。大家高兴地说：“工作千头万绪，阶级斗争是个纲，抓住这个纲，千头万绪不乱套，千军万马心一条。”如果按照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所鼓吹的那一套去办，把革命与生产并列起来，或者只抓生产，不抓革命，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生产是上不去

的，即使在一个时期暂时搞上去了，最终还要垮下来。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把政治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这是由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所决定的。在建国前夕，毛主席就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又指出：“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仍然是农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从农业合作化到现在，这种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被打倒的阶级敌人每时每刻都梦想复辟，千方百计要夺回失去的“天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一次又一次地跳出来，猖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拿我们兴隆淀大队来说，在合作化时期，一小撮阶级敌人拆我们的台，妄图把我们初级社搞垮；高级社时，刘少奇又刮起大砍合作社的妖风，在阶级敌人煽动下，三户中农退了社，我们经过反复斗争，才巩固了集体经济；在我们遇到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阶级敌人又乘机进行活动，利用请客送礼的手法拉拢腐蚀干部，煽动资本主义妖风，使集体经济受到损失。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狠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巩固和发展了集体经济。事实雄辩证明，我们要巩固集体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阶级敌人总要千方百计地破坏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人民群众的觉悟越高，阶级敌人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手法也越隐蔽、越狡猾。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摆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把政治与经济平列起来，搞折中主义，就是妄图否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决不能答应的。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把政治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还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加强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应该看到，解放后我国广大农民当家作了主人，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通过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他们绝大多数人从心眼里是热爱社会主义的，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几千年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所造成的私有观念和习惯势力，是根深蒂固的，不可能一下子去掉。一部分富裕农民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时刻想着个人发家致

富，一有机会就要走资本主义邪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刹住了资本主义歪风。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只要我们在合作化运动中，乃至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稍微放松了对于农民的政治工作，资本主义倾向就会泛滥起来。”这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再一次告诉我们，同小生产的习惯势力作斗争，不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是无产阶级专政下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只有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地向农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才能使广大社员群众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反对我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其目的就是妄图用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那一套征服人心，把人们引上资本主义邪路。

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声嘶力竭地鼓吹“唯生产力论”，他们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极力否定革命阶级的作用，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如果放弃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不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群众，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根本就谈不上发展生产力，只能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只是秋天抓收成，冬天抓工程，或者只把产量高低、农田基本建设搞了多少作标准，去衡量一个单位的好坏，那就是颠倒了政治和经济的关 系，颠倒了人和物的关系，生产不仅搞不好，还会走到邪路

上去。我们有的同志，由于受“唯生产力论”流毒的影响，口头上讲把政治放在首位，行动上却埋头生产。这种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认识和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狠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批判折中主义，回击右倾翻案风，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坚决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原载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河北日报》）

资料

唯生产力论

施 今

唯生产力论是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之一。它否认阶级斗争是人类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否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抹杀劳动者在生产中所起的决定作用，把生产力仅仅归结为生产工具、技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说成是生产工具、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从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前，唯生产力论者宣扬，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唯生产力论的首创者、老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斯坦公然声称：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工人阶级本身智力和道德的成熟”，数量的增长，总有一天“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挡工人的压力，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自然而然地崩溃”，胡说“诉诸暴力革命就成为毫无内容的空话”。无产阶级叛徒考茨基同样认为，“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创造并且集中在资本家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才成为可能。”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刚露头，恩格斯就给予驳斥道：“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

在我党历史上最早鼓吹唯生产力论的是陈独秀。他叫嚷中国由于生产力发展很落后，无产阶级“很幼稚”，“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发展资本主

义，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毛主席批判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中国的无产阶级则是“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并领导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

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唯生产力论者则借口社会生产力不发展，叫嚷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只能发展资本主义。考茨基污蔑说：生产力落后的俄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只有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托洛茨基也攻击说什么“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中国革命胜利后，刘少奇也极力鼓吹中国“只有百分之十是进步的工业”，“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抛出了一个“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反动纲领，要让新中国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列宁针锋相对地驳斥了考茨基等人的谬论，指出：“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提出了“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著名论断。毛主席坚决地批驳了刘少奇的种种谬论，为我党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唯生产力论者则打着发展生产力的旗号，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阴谋复辟资本主义。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就胡说什么“发展生产力”，是“共产主义建设的方针路线”，“党组织活动的中心”。

他们挂羊头，卖狗肉，名为建设共产主义，实则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当我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刘少奇也跳出来大喊大叫：现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现在我国人民和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一九六九年，在党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炮制了一个政治报告，鼓吹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妄图麻痹人们的革命意志，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坚持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鼓吹唯生产力论。他们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无产阶级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接过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煽动人们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猖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他们搞现代化是假，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是真。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最近，毛主席又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的这一系列指示，彻底批驳了刘少奇、林彪以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贩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

（原载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光明日报》）

几个修正主义主要代表所 鼓吹的唯生产力论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

伯恩施坦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施坦（一八五〇——一九三二）是修正主义的始祖，也是唯生产力论最早的鼓吹者。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处于“和平”发展时期，工业生产有所发展，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糖萝卜”和“鞭子”的反革命两手政策。伯恩施坦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抛出了唯生产力论，妄图把工人运动引到改良主义的邪路上去。他公然声称：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修正”和“革新”。他还胡诌随着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不可能再爆发经济危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取决于革命而将取决于“社会财富或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他宣扬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工人阶级本身智力和道德的成熟”，工人数量的增长，总有一天“统治者的宫殿不再能抵挡工人的压力，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自然而然地崩溃”；同时，生产力的发展，还必然使“政治组织越是民主化”，因此，“社会民主党采用合法手段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颠覆办法所得成就要多得多”。

伯恩施坦由此得出一个反革命结论：只要生产力高度发展，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诉诸暴力革命就成为毫无内容的空话”。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在看到伯恩施坦这种反革命谬论后，立即指出：这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他的惨败大概是用不着怀疑的。”无产阶级革命历史的客观进程，已经宣告了伯恩施坦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彻底破产。

考 茨 基

无产阶级叛徒考茨基（一八五四——一九三八）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头目和“理论家”，也是贩卖唯生产力论的主要代表之一。考茨基歪曲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原理，胡说社会主义就是“在现代文化之下的普遍福利”，因此，“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在考茨基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越发展，国家越“民主”，无产阶级的人数不断增加，那么有朝一日，就可以借助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度，来实现社会主义。他声称无产阶级主要任务就是致力于发展生产力与“民主制”，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为不必要。

考茨基从唯生产力论出发，宣扬在生产力不发展的地方，“资本主义生产就必须继续存在”，无产阶级的任务不是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而是“提高为资本家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他由此得出结论：“延长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寿命”，就会“使它成为通向一个新的更高社会形式的起点”。考茨基叫嚷“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

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对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进行了极为恶毒的诽谤与攻击。

列宁和斯大林揭穿并批判了考茨基的唯生产力论的反动本质，指出这是“假冒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只有彻底粉碎这种以掩饰机会主义真面目为使命的冒牌马克思主义，才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辟道路，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托 洛 茨 基

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以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〇）为头子的反革命集团鼓吹唯生产力论，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的理论。托洛茨基胡说：“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能的”，“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他公然鼓吹苏维埃俄国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一九二〇年底，苏维埃俄国开始了过渡到恢复国民经济，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托洛茨基又跳了出来，妄图用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改变俄共（布）的列宁主义路线。他提出“一切都应当以经济为标准”，胡说苏维埃国家已跨进了“经济时代”、“生产时代”。托洛茨基的谬论受到了列宁的迎头痛斥。在列宁反对托洛茨基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布哈林采取折中主义和诡辩论的手法，替托洛茨基辩护，他把列宁“从政治上”看问题和托洛茨基“从经济上”看问题平列起来，说什么“两个原理都是对的，把这两个原理结合起来，也是对的”。列宁针对布哈林的谬论，深刻地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

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还说：“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打着“建立共产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幌子，拚命鼓吹唯生产力论。他们宣称，“我们把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提到我们今后一段时期整个工作的首位。”他们还叫嚷：“在共产主义建设中，主要的东西是经济，是生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重于政治”，“经济是主要的政治”，等等。他们进而鼓吹生产工具、科学技术万能，胡说什么：“目前在经济生活方面，我们没有比实现科学技术革命更加重要的事业了。”他们宣扬的这一套谬论完全是骗人的，其罪恶目的是要用唯生产力论代替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掩盖他们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原载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北京日报》，
编入本书时作了删节）

鼓吹唯生产力论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共同特征

上海师大 郑山益

自从上世纪末唯生产力论这个时髦“理论”出笼以来，鼓吹者相继不绝。为什么新老修正主义者在与马克思主义较量的时候，总是要祭起这面破旗呢？查一查近八十年来唯生产力论鼓吹者的行踪，就不难明白这个问题。

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作殊死搏斗的时候，唯生产力论被炮制出笼，它是资产阶级手里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绝妙武器

十九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空前激化。无产阶级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提到日程上来。这时，钻进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伯恩斯坦，为了从内部破坏无产阶级革命，首先炮制了唯生产力论的反动谬论。一八九九年一月，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一臭名昭著的黑书中大肆鼓吹这一谬论。他说什么社会主义的胜利，“取决于同一般的社会进步特别是同工人阶级本身智力和道德的成熟联系在一起的

社会财富或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这就是说，只要靠生产力的逐渐增长，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第二国际另一个机会主义的头子考茨基，步伯恩斯坦的后尘，极力宣扬唯生产力论。他说什么社会主义“只有通过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的大发展，借助于资本主义创造的财富和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财富，才能达到”。甚至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十三个年头，考茨基还胡说什么：“俄国发生的革命，只能为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且只有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对于老修正主义者鼓吹的这些谬论，列宁曾给以严厉的痛斥。列宁揭露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列宁还预见到，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历史的发展说明列宁预见的正确。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唯生产力论被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再次抛了出来，是为了破坏社会主义改造。

十月革命后，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经历了十分艰苦的斗争。由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这时，无产阶级专政的凶恶敌人托洛茨基跳了出来。他为了否定列宁关于争取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 and 正确路线，极力兜售唯生产力论的黑货。他叫嚷什么“我们并没有达到甚至还没有走近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并说“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上，社会主义才是可

能的”，而这只有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无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后，“才会是可能的”。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粉碎了托洛茨基这套谬论，从而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国解放后，在毛主席关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号召下，革命群众斗志昂扬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刘少奇拚命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所依据的，就是反动透顶的唯生产力论。他胡说什么社会主义“现在不搞，而且在最近十多年内是不搞的，因为现在工业只占百分之十”，还要“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他还鼓吹先实行农业机械化，再搞合作化，否则，就是“反动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刘少奇这套“完全的梦呓”，被全国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坚定步伐所粉碎了。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又继续鼓吹唯生产力论，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苏修叛徒集团在使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也大肆贩卖反动的唯生产力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之后，连篇累牍地发表演说，胡说什么“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当前最重要、最有决定性的问题”，“主要的东西是经济，是生产”。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勃列日涅夫打出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招牌，然而所贩卖的仍然是唯生产力论的老货色。勃列日涅夫一再宣扬“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

盾是所谓先进政权同与之不相适应的物质技术基础之间的矛盾，“发达的社会主义”长入共产主义靠的是“国家所拥有的巨大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成就”和“日益提高的文化和教育水平”。这些蛊惑人心的“理论”掩盖不了这样的实质：

“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刘少奇又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不遗余力地宣扬唯生产力论。他胡说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现在，“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他还伙同陈伯达，把国内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对主要矛盾，篡改为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们背着毛主席，用极其卑劣的手法把这一谬论塞进八大决议。当时，毛主席就严肃地指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按照刘少奇一伙的说法，就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大车倒回去，倒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唯生产力论一再冒了出来，成为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篡改党的基本路线的破烂武器。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刘少奇复辟的阴谋破了产。但是，修正主义的阴魂并未散去，只是换了“画皮”而已。林彪居心叵测地叫嚷：“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乱，经过破，经过革，转化为治，转化为立，转化为胜利，转化为

建设”，因为“走资派一网打尽”了，不会再走了。曾经跟随刘少奇兜售唯生产力论的陈伯达，这时又跳了出来，到处鼓吹什么把电子技术“搞上去”，“可以使第二次工业革命在中国首先完成”。在党的九大之前，林彪伙同陈伯达炮制了一个鼓吹唯生产力论的政治报告。毛主席严厉地批判了这种卑劣行径。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现实的阶级斗争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继续。前一时期党内那些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唯生产力论又被他们当作时髦的东西大加鼓吹。他们挥舞“四个现代化”的旗帜，大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蓄意把政治同经济，政治同业务平列起来，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实际上，他们搞现代化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所以，在当前这场斗争中，我们一定要把反动的唯生产力论批深批透，决不容许它死灰复燃！

（原载一九七六年二月七日《解放日报》）

书码: D072/2

书名: 唯批犯案翻做在击响
特力论

登记码: 000664

借	者	借	期	还	期

书号 D072/2

登录号 000664

江西省五七干校
图书资料室

000664



书号: 3166 · 018

定价: 0.13 元